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59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

天津徐世昌

儀徵學案上

乾嘉經學之盛達官耆宿提倡之力爲多文達早躋通顯
敷歷中外所至敦崇實學編刻諸書類多宏深博奧挈領
提綱擘經室集說經之文皆詁釋精詳宜乎爲萬流所傾
仰也述儀徵學案

阮先生元

阮元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大考第一超擢少詹事歷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諸部侍郎
浙江江西河南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
管理刑部兵部累主文衡督山東浙江學政嘉慶己未道光癸

已兩充會試總裁道光十八年予告回籍丙午重宴鹿鳴晉太
傳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諡文達先生爲政崇大體兩撫浙
江賑饑治盜親督師破安南艇匪於台州洋獲其渠海盜蔡牽
久擾閩浙奏用提督李長庚總統兩省水師不分畛域先生去
官長庚與疆吏不合戰歿先生復至嚴禁接濟主用長庚舊部
王得祿邱良功授以方略終殲蔡牽功最著在兩廣增建礮臺
籌海防嚴煙禁時英吉利已跋扈以兵船護商入海口滋事封
船停其貿易乃獻犯結案照舊通商終任內兵船未再犯粵洋
在雲南整鹽課以飭邊防用副將會勝平騰越邊外野夷薦膺
專閫爲時名將所至興學教士在浙立詒經精舍在粵立學海
堂選才雋諸生肄業學風大振論學宗旨在實事求是自經史
小學厯算輿地金石辭章鉅細無所不包尤以發明大義爲主

所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賢訓
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再入翰林採諸
書爲國史儒林傳合師儒異派而持其平其餘說諸經之精義
載於所著擘經室集者尤夥所編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校勘
記傳布海內爲學者所取資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山
左兩浙金石志淮海英靈集並爲考古者所重而所輯皇清經
解爲言漢學者之總匯嘉惠後學主持風會者五十餘年士林
尊爲山斗焉

參史傳
弟子記

雷塘龔主
擘經室集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
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
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

一行皆深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
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
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
以訓於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
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
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
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書是故引蒸民秉彝物則
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
書者亦皆明著者也奈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
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
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
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

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
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
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
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
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
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
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
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
卦雜卦五篇鄭玄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覲
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擄摭爲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
三
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入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

書十五卷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

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並及釋文臣復

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熟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

五
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
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
鈐板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
鑿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
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
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
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
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
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眾皆以周禮解詁著
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
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祔府所藏

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
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
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
作疏發揮殊未得其旨縈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
讀之時窺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
庸蒐校各本並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
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
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
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
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
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

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厘有存者

儀禮穀梁爾雅閒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旣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閒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

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美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鑊版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

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眾穎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閒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閒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

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
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
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寶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
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
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
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
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
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負然不同然
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踏駁思爲覬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並陳
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摺摭共爲校
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

秋傳用古文者年代懸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
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
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
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
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傳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
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
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
守公羊文諡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
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舛大體非過毀也
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
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

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倣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倣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思焉康熙閒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

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讐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貽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

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玄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讐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匙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攬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麐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綽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絃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名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

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

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遺莫能誣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辰何焯何煌朱奩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鉞

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他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於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

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患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於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槩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於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順攷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

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攷爲第三本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攷山堂攷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過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

仁和盧召弓學士文昭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版本有曲阜孔攜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攷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

外洩於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尙書百篇而有過於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於張敞鄭重者而古器之出於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於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尙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版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

沖翁比部

樹培

秦太史

思復

宋學博

葆醇

錢博士

坵

趙靜齋

魏

何夢華

元錫

江鄭堂

藩

張解元

廷濟

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

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尙功之後薛尙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棐字於板本不如鑄字於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尙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廬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僨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

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訂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擬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

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人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

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顒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搗謙等堅苦自持不媿實踐閭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

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疇人傳序

昔者黃帝迎日推策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堯命羲和舜在璿璣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蓋效法乾象布宣庶績帝王之要道也

是故周公制禮設馮相之官孔子作春秋譏司術之過先古聖人咸重其事兩漢通才大儒若劉向父子張衡鄭玄之徒纂續微言鉤稽典籍類皆甄明象數洞曉天官或作法以敘三光或立論以明五紀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學斯爲大矣世風遞降末學支離九九之術俗儒鄙不之講而履觀臺領司天者皆株守舊聞罔知法意演撰算造之家徒換易子母弗憑圭表爲合驗天失之彌遠步算之道由是日衰臺官之選因而愈輕六藝道湮良可嗟歎甚或高言內學妄占星氣執圖緯之小言測淵微之懸象老人之星江南常見而太史以多壽貢諛發斂之節終古不差而佞臣以日長獻瑞若此之等率多錯謬又或稱意空談流爲虛誕河圖洛書之數傳者非真元會運世之篇言之無據此皆數學之異端藝術之楊墨也元蚤歲研經

略涉算事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雖嘗旁稽載籍傳問通人心鈍事勞義終昧焉竊思二千年來術經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率改憲雖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識法數具存皆足以爲將來典要爰掇拾史書薈萃羣籍甄而錄之以爲列傳自黃帝以至於今凡二百四十三人附西洋三十七人大凡二百八十人釐爲四十六卷名曰疇人傳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之藝林以詒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羣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有志乎通天地人者幸詳而覽焉

文集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於四時四時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於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

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爪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既闢及於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互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於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

坤卦之坤古文作𡿨𡿨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既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於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於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偏於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於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於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於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於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

無極爲玄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閭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

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

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
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
爲專至於一壹二字通用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
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
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
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
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
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
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
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
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
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
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

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
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
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
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
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於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於禪
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
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
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
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於心學
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

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於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於上下不格姦格於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鐘鼎文格於太廟格於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筈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於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俾也俾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眾庶物卽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

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於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於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於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一貫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旣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

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歧也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義文定載與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瞿汝稷元立亦主此說

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性命古訓

節錄總論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

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論語論仁論 節錄總論及案語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

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見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曰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

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並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訥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曰見大賓承大祭諸語倡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歧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孟子論仁論

節錄總論及良能良知案語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閒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

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尙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泚而不掩

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

見漢書注

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祕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

妙尚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玄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為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尚非釋學也 又案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

神悟始謂舊經為舛

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為第二次靜坐

此以晉人玄學入

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為舛方能以玄學屨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為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

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周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

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於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玄由玄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給而不悟矣

文言說

古文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

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得爲文不得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入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禮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

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文錯畫也象交又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於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勦獲故於

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
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
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於理合匪
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
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
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雌霓連蜺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
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
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
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勛獲者謂
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豈
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於經哉孔子自名其言

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
焉卽如溼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
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觀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
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
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
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
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
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
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
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
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

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卽韻也詩關
雎鳩洲逮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
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於韻合匪由
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
所有者如有瀾有鷺濟盈雉鳴不求濡其軌牡鳳凰梧
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華華雍雍萋萋喈喈無一字
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于其間哉此卽子夏所
謂聲成文之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
顯然可見者

音且多偶句也

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
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
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
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
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
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窮窳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
周公召公卽比也後世
四書文之比基於此綜而論之凡文章在聲爲宮商在色爲

翰藻卽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
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

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故曰韻者卽聲音

也聲音卽文也

韻字不見於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文內然
實有韻字从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

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
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
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
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
出於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卽
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尙白周尙赤禮也使居周
而有尙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
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

如朱子議與趙絃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閒念矣又曰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閒未死且與了卻亦可以瞑目矣答應仁仲書云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日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答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成注賈疏其義重備

若己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

按朱子所據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繼祖與禰句下孔疏引鄭志答

趙商之文故朱子有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之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不誤而此書以爲鄭注賈疏則又涉及儀禮喪服傳父爲長子三年句下疏文也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又庚申易簣前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此朱子一生拳拳於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勤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誣朱子以晚年定論之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悽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篁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爲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堂諸人所未

言者故特著之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勸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興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充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

許汝南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於經尤重宜並祀之乃於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於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於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興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游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尙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附錄

乾隆丙午先生以公車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

興化任子田餘姚邵二雲三先生先生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

焉

雷塘盒主
弟子記

先生考工記車制圖解後跋云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卽桀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辨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於任本稍藪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後學精益求精焉

同上

先生弱冠時以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多譌謬曾以釋文唐石經等書手自校改督學以後始以宋十行本爲主參以開成石經及元明舊刻葉林宗影宋鈔本陸氏釋文等書屬友人門弟子分編而自下鉛黃定其同異先生嘗曰此我清之經典釋文

也

同上

先生編錄經郭旣成一百餘卷因采擇未周難於補遺遂未刻

同上

先生著塔性說成訓子福云余之學多在訓詁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賢儒自命故論仁論性命古訓皆不過訓詁而已塔性之說本應載入性命古訓之後嫌其取譬少入於諧然由晉人清談轉入翻譯釋典又轉入於唐人之復性實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徹此筆也非文也更非古文也將來姑收入續集而已

同上

先生在浙時曾購得四庫未收古書進呈內府每進一書必仿四庫提要之式奏進提要一篇凡所考論皆從採訪之處先查此書原委又屬鮑廷博何元錫諸人參互審訂先生親加改定纂寫而後奏之十數年進書一百數十部其中元祕史十五卷

因詞語俚鄙未經進御又趙元鎮建炎筆錄三卷辨誣筆錄一卷已見趙氏忠正德文集卽四庫總目所云筆錄七篇是也亦未進呈又皇元征緬錄一卷招捕總錄一卷乃元文類中所載征緬招捕二篇並採訪者未覈其實而誤錄之也筆經室集

嘉慶十四年先生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十八年又於焦山立書藏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同上

嘉慶己未先生充會試副總裁時正總裁爲大興朱公珪是科二三場文策朱公屬先生一人披閱乃選出長策一千三百餘

卷窮三日夜之力再選出二百卷分爲三等以觀頭場名士經

生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如鴻博科洵空前絕後也

雷唐龔主弟子記

錢竹汀序經籍纂詁略云公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徽州戴東原在書局實勅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淵如大興朱少白桐城馬魯陳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序布列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同上

孫淵如詁經精舍題名碑記曰揚州阮芸臺先生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

以觀唐以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司寇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於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閒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局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辨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旣行於世不十年閒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翰林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上同

夏修恕皇清經解序云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大清開國以來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疏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入行宇內惟未能如通志堂總匯成書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大觀卽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平實精詳矣上同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

天津徐世昌

儀徵學案中

儀徵家學

阮先生常生

阮常生字彬甫一字壽昌號小雲文達嗣子廕生授戶部主事
歷官直隸清河道研究經術能嗣家學精鐘鼎大小諸篆著有
後漢洛陽宮室圖考小雲吟館詩鈔

參方廷瑚撰傳
揚州府志

阮先生福

阮福字賜卿一字喜齋文達子官湖北宜昌知府博雅好古夙
承家學嘗受業於江鄭堂凌曉樓文達以文筆發策問學海堂
諸生命擬對文達頗矜異之著有孝經義疏九卷小瑯嬛叢記

四卷齊召南撰歷代帝王年表迄元而止有明一朝先生爲補之

參學經室集揚州府志

孝經義疏補序

孝經者孔子教五等之孝維持家國天下者也家大人言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孔子傳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此卽發明孔子所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微言大義也福早受庭訓讀家大人所著曾子十篇注釋與孝經相爲表裏家大人教福曰汝試撰孝經義疏補一書福謹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補於各章各句之下今孝經注爲唐明皇所刪之鄭注而鄭注半存其中爰定鄭注爲鄭小同唐以前書凡可見鄭氏舊注者今皆補之陸氏音義尙可見鄭注舊字舊義但又多爲唐

疏宋校時所刪今全據經典釋文孝經音義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自魏文侯孝經傳以下多引證之偶下己意不敢自是皆就訓於家大人而後著之家大人謂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於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宗功福又備引各經推明此義謂洛誥之文祖卽孝經之明堂以著之此本以正德板本爲主所有脫誤之字據孝經注疏校勘記於注疏音義各章句下補之滇池節院園居多暇道光九年撰集旣成遂寫定爲九卷又卷首序目一卷共十卷

儀徵弟子上

嚴先生杰

別見懋堂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姚先生文田

別爲秋農學案

張先生惠言

別爲著柯學案

嚴先生元照

別見鐵橋學案

陳先生壽祺

別爲左海學案

曾先生釗

別見月亭學案

侯先生康

別見月亭學案

李先生富孫

別見柳東學案

李先生遇孫

別見柳東學案

許先生宗彥

許宗彥初名慶宗字積卿號周生德清人父祖京乾隆己丑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學宗程朱治經貴通大意晚乃治說文有經述八卷先生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主事就官兩月卽以親老移疾歸事親曲盡孝敬

執親喪盡禮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讀書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持漢宋學者之平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蔓衍迂疏寡效之言討論經史皆稽古證今獨具神識有補經義著有鑑止水齋文集二十卷會試出阮文達之門後爲姻家文達重其學行採其說入學海堂經解

參阮元撰傳
陳壽祺撰墓誌

文集

學說

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於知言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於下學必且虛無恟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止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

學所以爲大也

原學

古之所謂學者將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經可權莫有窒於行者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以閑則止以建則立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然則聖人之教學也期於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有必漸然字有篆隸之異有古今之殊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一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

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柰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疏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眞所謂迂疏寡效者也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夙夜勤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

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漢之世去三代未遠也有以詩諫者矣以書行水者矣以春秋斷訟者矣曾治文字者而能之乎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假令學者僅識今之文字不通古訓及其聲音獨能得六經之大義而明之其於行己獨善不害爲原季明先王之道考前古之法度不害其爲賈董也故夫聲音詁訓之於學譬土壤之於泰山涓流之於河海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損也經營於土壤者不知泰山之高者也汨沒於細流者不知河海之大者也坐井觀天而云天專在於是而不亦陋乎夫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撫拾以仿倣之蓋數十年於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返之宜何從曰於易研消長之義於書察治亂之

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制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制事之大權於樂觀陰陽進退萬物變化自然之理有爲己之力而無求人知之念斯君子之學以致其道者也斯六經之所以切於人萬世而不可廢者也

答徐新田先生書

讀尊著禘祫辨謂周以文武爲祖后稷爲祖之所自出鄙意竊所未安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高祖以下由高祖而上則遷矣故遷廟曰祫卽下文所云五世而遷之宗也祖者始祖卽下文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蓋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爲祖康成雖以諸侯庶子釋之然帝王庶子封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爲始封之祖卽別子爲祖之義夫禘禮定於周初其時文武方在四廟中安得越

太王王季而上配后稷將共王而上不得有禘并不得有祖歟且以始有天下之君爲祖則如成湯之身有天下者其將無所祖歟夫禘以帝爲義三代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則皆帝也禘也者追享其祖所自出之帝耳所自出也者言得姓之所自出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桓臣出自丁此出字之詰也有虞氏得姓始于譽譽所自出則黃帝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得姓始於鯀鯀所自出亦黃帝故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得姓始於冥冥所自出則嚳故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得姓始於稷稷所自出亦嚳故周人禘嚳而郊稷大抵郊則配以得姓受氏之祖禘則祭其祖所自出之帝祖所自出不必父子相承要必有大功德者然後賜姓爲祖而推祖所自出則皆出於帝而已至行禘之時劉歆引外傳謂大禘則

終王最爲精確爾雅釋禘爲大祭祭固莫有大於禘者由得姓之祖追祭所生禮意精遠雖曠年猶嫌其瀆故惟于一王易世三年喪畢乃一舉行蓋繼體之君雖曰守成其膺眷命也與開創之君無異故一代受命則制禘一王受命則行禘旣以新主合祭告前王治天下之終卽以嗣君見廟告今王有天下之始所以示統承上古臨馭元元之本其時羣廟之主皆升有功之臣皆享遠方荒服皆來典盛禮隆至精至大故夫子謂知是禮者于治天下無難也自鄭氏過信讖緯以祖所由生爲天帝而又誤分大禘吉禘爲二然漢以前之舊說閒有存者五經異義載左氏說云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叔重申之云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案此卽劉氏所謂大禘終王也及郊宗者卽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爲易世

卽位之大典也石室者毀主所藏至是皆徧祭也更以長發之詩攷之首章云帝立子生商帝者魯也子者契也言有城方爲帝之內助帝立其子爲諸侯爲商家受命之原故禘魯而以契配也其次章曰相土烈烈言元王以下皆有功德宜升食也三章云帝命不違又云帝命式于九圍言湯有天下本於契實本於魯之命也四五六章云荒服皆以終禘來王而陳武功以震動之也未章曰實惟阿衡言功臣從享也若周頌雖詩止言文武則明堂宗祖之祭以配五帝故亦曰禘猶圜丘以魯配天亦稱爲禘耳春秋紀魯禘左氏說云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則魯以周公配文王正與周以后稷配魯一例周公所自出爲文王則后稷所自出不當爲靈威仰矣至吉禘之文公羊穀梁皆言吉者不吉者也

由三年之喪未畢不當禘而禘故書吉以示譏非大禘之外又有吉禘也

附錄

先生考周五廟二祧及世室之制其自序略謂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漢承秦後因陋就簡合祖宗於宗廟之中論者據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

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乃博采經籍爲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大指謂宗廟親盡則祧文武亦然無所謂不遷之廟惟別祀於明堂名爲世室鄭君以文武嘗二祧朱子言別立二廟皆爲未得其實

文集

又有太陽行度解自序略謂推步有理有法法生於理理不生於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溯法之原不當徇法而遺理也虛理不合乎算固不可用若虛算不通於理算亦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違天也滋速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其說大指謂日天爲渾圓西法爲橢圓之說此猶平圓而未盡渾圓之理日在本天無高卑亦無盈縮所以有高卑盈縮生於黃赤道相校紀日用赤道則天周與歲周合而爲一爲得日行之真度天行之真氣日天左旋而推步家以黃極右旋起算左

旋爲實理右旋爲借算蓋欲通古今中西諸家不同之故而折其衷云

同上

考太歲太陰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陰始寅終丑太歲始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子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歲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

同上

說六書轉注以爲從偏傍轉相注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从示之偏傍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戴東原指爾雅詁訓爲

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段懋堂申戴說又言爾雅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

同上

案文達教澤傳衍浙粵詁經精舍學海堂諸生皆親受裁成人才蔚起著述可傳至科舉受知者例不濫收而嘉慶己未會試得人最盛如伯申秋農皋文左海諸先生實亦相從講學之人與尋常僅被識拔者不同故附及焉

吳先生東發

吳東發字侃叔海鹽人歲貢生潛心經學尤邃於尙書兼通金石文字著有羣經字考讀書筆記書序鏡尙書後案質疑經韻六書述石鼓文讀商周文拾遺鐘鼎款識釋文尊道堂詩文集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多採其說嘗謂石鼓文中有次

章卽用前章之前半重疊讀之如毛詩之例徒以刻石簡省不重書之文達稱爲前人所未發

參嘉興府志定香亭筆談

徐先生養原

徐養原字新田號飴庵德清人嘉慶辛酉副貢父天柱乾隆三十一年一甲二名進士官編修於諸經皆有論述先生少承家學從官京師一時名宿捧手問業阮文達撫浙相從詰經精舍講學助校諸經注疏任尙書儀禮所校特精通三禮墨守鄭氏於鄭說未盡者亦有參正兼通六書古音厯算輿地氏族之學母程善鼓琴因研究音律據左氏管子淮南子蔡邕諸說明上古聲自聲律自律本不相準旋宮之法旋聲不旋律徵羽主濁倍聲琴絃次第定以一絃爲徵又依琴絃辨正管色糾宋人之謬卒年六十八著有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考古樂章考

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尙書黑水考渤海考書經文字異同說文聲類經傳音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朝鮮疆域考氏族譜諸書其周官故書考四卷儀禮今古文異同疏證五卷論語魯讀考一卷頑石廬經說十卷刻入王氏續皇清經解

參張履撰傳湖州府志人物傳藝文略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記

頑石廬經說

禘祫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

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
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
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
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傳吉禘于莊
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
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卽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卽位二
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
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
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
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
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
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

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
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
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
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杜解左
傳都不言禘者以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
序昭穆謂之禘明其更無禘也劉炫云正經無禘文唯禮記
毛詩有禘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
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春秋
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
以後三年一禘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
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文二年禘
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
十三年禘二十八禘三十三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

年故知此年大事為禘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為禘禘何得下
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為其初時三年作禘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為其初時三年作禘五年作禘大判
同年時乎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
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
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
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
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
而通計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藏其主于太祖廟中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
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諸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
特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
太祖疏禘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
而云著禘嘗者蓋月卻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
配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至而立四廟注
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而祖以下與
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
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
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
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
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汎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配五帝也諸侯及其太祖
千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于
儀禮士虞記始虞日哀薦禘事注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
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禘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
虞卒哭後乃有禘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禘者鄭云以與
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禘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為殷祭詩
小雅曰祠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云

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
日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
略又天子殖禘禘嘗禘烝注植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
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
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
祭日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
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按僖公三十
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少四月未得喪
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禘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禘禘禘禘禘禘
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
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
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
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
廟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
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
廟有事禘也僖宣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
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二年
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
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
內再爲殷祭故鄭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
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諸侯禘植注互明禘一植一
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

禘注下天子也

嘗禘烝禘

按此經所謂禘乃時祭之禘非殷祭

禘歲不禘

之禘也植與禘正相對鄭說殊迂

附王制說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
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
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
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
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
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
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
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

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疏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按

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祫若天子則必言禘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疏祫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祫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

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禘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

儒旣不知禘祫之同遂無以辨禘祫之異今列其說而詳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禘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卽位三年之喪既畢遠主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祫之禮雖微鄭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祫則未有得其說者鄭氏謂喪畢而祫祫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祫小蓋鄭氏說本公羊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未可非也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然其言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大祫對四時之祫言王制祫禘祫嘗祫烝此時祭之祫小祫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第言大祫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祫下言殷祭是殷祭卽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祫也何嘗有一禘一祫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祫以左傳無祫語祫禘正是一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言不王不祫乎其說又不通矣或曰禘卽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四明萬氏說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特牲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旣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禘秋嘗冬烝將旣禘又禘耶抑卽以禘爲禘耶蓋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

翳爲太祖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

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

大事省於其君則祫及其高祖然亦但可于祫干之爲言

空也謂有壇墠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

穆三廟而已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出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於始爲太祖者之下高曾二主即寄於祖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

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

嚳且不及羣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于祫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

句爲衍文然則禘祫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

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大夫

之祫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祫矣吾謂禘祫

皆殷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郊社辨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

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

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

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

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

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

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
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園丘以嚳配之疏

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禮記祭法祭法有虞氏
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
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禮祭法有虞氏郊

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注舜當為嚳字之誤也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

周始祖能播殖者疏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

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少牢饋食之末尸報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

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郊天之祭也其下即

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令既耕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疏正月周正月建子

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若天子則園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

威仰而已左傳襄七年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

錄左傳當得其真按獻子言正月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魯郊非禮然亦但僭孟春之郊未必以孟春之禮行之於冬至

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

言迎長日者建卯而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神日為尊兆於南

郊就陽位也又於郊故謂之郊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

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建寅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琕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為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

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雖得用孟春之郊其禮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卜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為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戴冕琕袞以象天注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戴冕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乘素車即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之義非用殷禮又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

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孟春之郊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猶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之制與太廟同而稍爲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耳康成謂推魯禮以言周事信矣說文每引魯郊禮當在逸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王

禮記祭法疏案聖謚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

萬物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性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時化育以

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

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曰
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
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
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
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胄而用火德
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了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立孫帝魁
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立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
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
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
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
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

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立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
天日以至立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
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立又云周衰禮廢儒者
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
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立以祭法禘黃帝
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
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立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
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廟之名則禘是
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
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立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
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
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卽
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
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
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
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
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
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性文同皆以爲天
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用
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
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
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
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

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
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
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
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
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
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髻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
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謹案郊與
圜丘是一融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
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
其實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至之
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改啟
蟄爲正月日至而郊特性謂周之始郊
日以至又誤以周圜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

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
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
竝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
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
夫以下謂包士庶滿
百家以上得立立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疏上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

社祭土土是陰氣
之主故云主陰氣

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

注大社王爲
羣姓所立

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

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霤亦
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
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

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
細別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
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
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
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
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
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
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戴養之功故用太

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

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爲外當以孟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嚳謂祭

昊天上帝於圜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言禘卽日立四廟大傳言禘卽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千祫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此爲宗廟之祭則享鬼者三祀神者一旦先言禘而後言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言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

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卽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曰盛也

公羊文中也

周禮大行人注

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閒歲而一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皆隆殺相閒之意祭祀尤禮之大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黷黷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每歲之時祭而圜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卽殷祭之殷作樂殷薦非圜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卽圜丘圜丘卽

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
 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
 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為徧恐非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
 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月令仲春
 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圜丘方丘則
 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圜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
 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
 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或謂社當作祗字之誤也以路鼓鼓
 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別無祭地之文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

補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
 朝享為禘祫後鄭以追享為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為朝受
 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
 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
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告朔當之恐尚未是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為二
 事絕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
 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
 令季秋大饗帝為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
 也秦變封建為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
 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
 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

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
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
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
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
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義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
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
下等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
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既然會同從可知也

黃鍾之宮解

禮記月令呂氏春秋適音古樂史記律書周官攷工記皆言黃

鍾之宮舊說未明今解之曰旋宮之法以一律含五聲以一聲
周十二律有黃鍾之宮則必有黃鍾之商黃鍾之角此以一律
含五聲也有黃鍾之律繼之五正聲皆由濁生清附論見後乃復由
清生濁令角聲微下與姑洗相中然後由姑洗生應鍾由應鍾
生蕤賓得和繆二音和繆以律繼聲而五聲亦各當一律於是
因七音而有七律是和繆與角本不相屬賴角生姑洗爲之轉
關淮南此條深明七律之義而微蔡氏說則淮南之義亦未易
明也說者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皆閒一律唯角徵羽宮之
閒相去二律故以和繆彌縫其闕予謂姑洗爲角使之微濁正
爲蕤賓地南宮爲羽使之微濁正爲應鍾地蓋五正聲本無欠
闕不待補也其在七音則和繆不可闕然和繆之設乃所謂以
七同其數者非補苴罅漏之謂先爲七音乃後以律和之非按

律求聲也若漢武詔曰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就五聲而以律相準則角徵羽宮之間真有罅隙矣是故聲律相準專爲七音設法以七律準七音則可以五律準五聲則不可或曰史記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唐孔氏謂以數相準況昭二十年左傳正義然則五聲清濁之差亦有疏密不得如階級然曰史記所言乃律數非聲數觀其標題而知之矣三分損益是律呂相生之法因以律準聲故以律數爲聲數爾月令春音角數八夏音徵數七秋音商數九冬音羽數六中央土音宮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自十至六五聲一周自五至一又一周焉以相準況庶幾得之夫以律準聲本不甚密然周人作之必有劑量之法故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世律呂失傳徒知音之有七而不能以律和

其聲循聲索律茫然失據隋以林鍾爲黃鍾宋以夾鍾爲黃鍾俗樂二十八調以夾鍾宮爲仲呂宮林鍾宮爲南呂宮而律舛矣燕樂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管色以合字爲宮又以四字爲宮而曰商聲而曰太簇聲轉轉支離無所是正皆爲七律所誤也昔陳暘以四清二變爲樂之蠹議欲去之然不能明言其故故終無以取信於人誠知聲自聲律自律聲止於五未嘗有七律以立均非以準聲則四清二變不待放而自無矣

徵爲下徵角爲清角

荀勗笛律與此合

以五行相生之序爲五聲清

濁之差

此相生之一法也凡五聲無不可相生者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必定用三分損益之法

五聲窮

於角至角無可生矣今欲加和繆二音

和繆京房謂之變宮變徵沈括曰變宮變

徵實非宮徵毛奇齡曰有正始有變豈有正未及而先有變者據此二說則不若和繆之名爲當

故移聲以

就律角既清於姑洗而清角又清於正角則角與姑洗離而

爲二故可以相生既生姑洗則聲變爲律矣遂由姑洗生應

鍾由應鍾生蕤賓

此節七生字其例不同上四生字皆下生也角生姑洗則上生矣應鍾蕤賓仍一下

一是應鍾蕤賓生於姑洗非生於角也夫聲至角而已窮和繆以律相生使五聲窮而不窮此七音所由成也姑洗爲角正音也在七音爲正音應鍾生於姑洗故得比於正音而爲和比類應鍾爲和非正音也蕤賓生於應鍾故不得比於正音而爲繆

論樂者動輒言律每辨一聲不曰宮聲而曰黃鍾聲不曰商聲而曰太簇聲或爲之說曰凡專言宮商者皆屬黃鍾均太簇爲黃鍾之商太簇聲猶言商聲也然則大夷夾無仲五律黃鍾均所無復是何聲乎

變宮變徵由於聲律之相配若聲自聲律自律則二變無所

施矣然其音不可廢也蓋管色乙字乃宮之低者非所謂變宮也管色凡字乃角之高者非所謂變徵也商亦有低者卽管色勾字是也宮商角各有二音兩兩相連與徵羽之隔八相應者不同故必廢二變之名然後各得其實而勾字亦非贅設矣

旋宮說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者五色自還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滑者五味自還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五聲自還也旋之爲言循環無端之謂也陳仲儒曰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予謂十二律皆宮聲也十二宮並列初無次第是故聲可旋而律不可旋以七音行乎十二律自黃鍾至應鍾六宮遞而不旋自蕤賓至仲呂六宮旋而不周俱非旋相之義國語

七律後之言旋律者祖焉然未必盡得其意以本文攷之有黃太夷無四宮似專以六律爲宮而六呂不用六呂所謂六閒謂在六律之閒也如呂亦爲宮則律又在呂閒律呂互爲閒如六閒之義何要不若旋聲之近於自然也淮南子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此旋聲成五調之法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君注云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方猶文章也此記及注可補鴻烈解詰雖變之使雜仍依相生之序條理秩秩故能成方鄭注又云羽雜此日音單出日聲然則音與聲異經傳或言五聲或言五音大有分別七音猶五音和繆不爲調非無調也有之而不用猶五音不用商左氏昭元年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君子弗聽五節五聲之節有節則不亂能旋則不窮大不

踰宮細不踰羽大則聲遲細則聲速大者爲本細者爲末自宮至羽五聲一周周而復始宮爲宮則羽爲羽羽宮相及也商爲宮則宮爲羽宮商相及也角爲宮則商爲羽商角相及也徵爲宮則角爲羽角徵相及也羽爲宮則徵爲羽徵羽相及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宮逐羽聲卽相及之謂矣左旋則宮逐羽聲因右旋則羽逐宮聲五聲遂成五降蓋遲速本末相及者旋聲也中聲以降者立調也聲可旋故立一調而五調皆得五降專就弦音立說詳見而五節之旋則固樂之通例也五調主聲皆正聲也清聲非正不爲調主宮商角有清聲徵羽有濁聲就五正聲而論則宮爲中聲就清聲濁聲而論則五正聲皆中聲故皆可以爲宮而清濁皆不可以爲宮荀勗謂清角不合雅樂以此漢宣帝時趙定龍德並善鼓雅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夫樂以和平爲貴使人聞聲而泣詎雅音乎竊疑二子之琴不純乎雅也後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昆之雅琴豈卽龍趙之遺聲邪雅琴外兼知清角之操固無不可若卽以清角爲雅琴則必爲荀勗所嗤矣光武令桓譚鼓琴好其繁華其五降之

後與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各有五音調其音使不
軼本律之外則正矣自漢以來所謂宮則必有太蕤之宮姑洗
之宮此以一聲周十二律也夫宮音之主也得其主則四聲不
召自來一均之中唯宮有管餘四聲俱屬虛含是故十二管皆
宮聲也然則黃鍾之宮卽黃鍾也言黃鍾足矣之宮二字不已
贅乎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鍾分而爲二是必
有說說者乃以三寸九分爲黃鍾之宮九寸爲黃鍾然史記明
以九寸爲黃鍾之宮且九寸與三寸九分清濁相應其音正同
安知臬氏之量止中三寸九分之音而不中九寸之音乎案隋
書音樂志引皇侃禮記疏云旋相爲宮者十一月黃鍾爲宮十
二月大呂爲宮正月太蕤爲宮餘律放此侃以月律論旋宮本
之鄭氏其義甚精凡律之用或以候氣或以審音鄭注月令云

律候氣之管注禮運云布十二辰始于黃鍾終于南呂更相爲
宮是月律當兼候氣審音二義若專主候氣則律中黃鍾之宮
理不可通故鄭注中央土仍引禮運旋相爲宮以爲證孔疏云
此論聲應非論氣應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
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如孔
疏言四行之律亦取聲應明矣夫候氣祇憑一管審音必具五
聲故皇侃亦云十二管各備五聲律管無孔一管祇一聲耳自
宮聲外餘四聲雖借役他管
適完一管之分量五聲成一調亦見
隋志考經傳言律呂往往以調
言之如奏黃鍾歌大呂謂奏黃鍾調歌大呂調也然則律中黃
鍾謂中黃鍾一律之宮調其言黃鍾之宮乃專指一聲耳月令
律中
黃鍾之宮是對太蕤之宮姑洗之宮言之故曰律臬氏
聲中黃鍾之宮是對黃鍾之商黃鍾之角言之故曰聲
隋書音樂志下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迎氣於五郊降神奏

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蓋非但律呂以調言卽五音亦有以調言者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然則五音與五聲似有別

姚察許善心等極言

古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蓋不解周官三大祀樂之義

別有說

按月令言音與律既皆以調言則所謂其音某律中

某者兩句連文實一串事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鍾正謂

奏黃鍾律之羽調耳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則奏黃

鍾之宮調因仲冬言律中黃鍾故加之宮二字以別之亦互

文見義其音宮則律中黃鍾之宮其音羽則律中黃鍾之羽

矣呂覽史記以管言攷工以聲言月令以律言其文雖同其

義各異

月令每月之首用其字者凡六句唯兩句不言其皆連上爲一事律中某連上其音祭先某連上其祀

列子湯問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

鍾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及冬至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張

湛曰商屬秋南呂八月律角屬春夾鍾二月律羽屬冬黃鍾

十一月律徵屬夏蕤賓五月律此足與月令相發明彼與候

相及故曰召曰激此正應故曰中其爲音律通融則一也

中者不召而自來不激而自發者也

三樂說

大司樂圜鍾爲宮一節其旋聲之法乎朱子曰五聲無商非無

商音乃無商調

古無商調猶後世無徵調也蓋後世誤認徵羽之濁聲爲宮商固誤認宮商角爲角徵羽古商

居弟四後世徵居弟四故後世所謂徵調卽古所謂商調

然則此經之宮角徵羽皆以調言

也上文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此節三奏則兼用宮角徵羽四

調而此四調又非取之一律如冬至祀天之樂先奏宮調以圜

鍾律之宮調爲之

依荀勖法是爲夾鍾笛之正聲調

次奏角調以黃鍾律之角

調爲之

是爲黃鍾笛之清角調

次奏徵調以太簇律之徵調爲之

是爲太簇笛之

下徵 次奏羽調以姑洗律之羽調爲之四調分屬四律每律各
取一調然則經何不言圖鍾之宮黃鍾之角日此三節俱以凡
樂二字領之蓋上文六樂專奏宮調此三樂乃樂之大者故必
合四調以成一部爲字屬樂不屬律圖鍾爲宮猶言以圖鍾之
宮調爲祀天樂之宮調下
三句與旋宮之法迥別梁三朝樂有相和五引亦以調屬
樂但彼專奏黃鍾一均與此不同明乎
此則三樂用律之義亦可得言矣祀天四調用長短相次律也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長短相次之序當截用首四
律而大呂爲黃鍾之合用黃鍾不用大呂蓋亦取物不兩大之
意又黃鍾爲陽律之
首大呂爲陰呂之首祭天不故去大而加姑自夾至黃逆行鍾
用大呂猶祭地不用黃鍾也居陽聲之首夾鍾居陰聲之末今以夾先黃又地祇人鬼之律
皆兩陰兩陽天神獨一陰三陽而以一陰居三陽之上是亦貞
下起元自無自太至姑順轉錯綜以盡其變焉祭地四調用上
之有之義

下相生律也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爲上下相生之序

當截用首四律而黃鍾天統祭地不用故退黃而進姑自林至
太順轉自姑至南逆行南呂爲姑洗之合
故不以南先姑亦錯綜以盡其變焉

廟享四調則用陰陽相合之律卽上六樂中祀天神祭地祇者
截用首四律 彼分樂則用之天地此合樂則用之宗廟各有當也夫

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劉歆三統之說蓋本諸
此而天統在角地統在宮人統在徵各主一調亦以錯綜見義
荀勗三宮實與周官閤合豈非聲音自然之理哉知此經之宮
角徵羽以調言不以聲言則其義自明矣

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凡專舉五
聲不言某律者皆黃鍾宮也徵招角招猶言徵調角調卽黃
鍾宮之下徵調清角調也作此樂時黃鍾爲徵黃鍾爲角正
與大司樂之文一例荆軻易水之歌始爲變徵之聲繼爲羽
聲皆以調言若以聲言豈一聲可以成

曲

金先生鶚

金鶚字誠齋臨海人優貢生阮文達選入詁經精舍肄業精三禮之學繼受知於山陽汪文端廷珍至京師居文端邸中析疑辨難成禮說二卷元和陳碩甫奐往見之與語恨相見晚嘉慶二十四年卒於京邸所著求古錄一書取宮室衣服郊祀井田之類貫串漢唐諸儒之說條考而詳辨之碩甫稱其鎔鑄古訓爲一代大作手又嘗輯論語鄉黨注釐正舊說卒後稟全散佚碩甫求得之釐爲求古錄禮說十五卷鄉黨正義一卷後潘文勤祖蔭復得佚文爲刻求古錄禮說補遺一卷又續一卷參史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記 陳奐師友記 潘祖蔭求古錄禮說補遺序

求古錄禮說

五官考

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工也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官以法五行白虎通云爵有三等以法三光五等以法五行其義與此略同禮運謂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則三老與三公等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行蔡邕謂人五更五人鄭謂老更各一人三老三春秋繁露云五行者五官也又云諸侯爵五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五官之制其義至精自周以前皆五官也六官之制實始於周鄭康成謂唐虞三代皆六官注夏書大傳云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秩宗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士爲秋官共工爲冬官鶚竊以爲不然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爲殷制鄭注亦謂殷制鄭志焦氏答崇精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爲六官是殷周官制不異不知宗伯何以

易爲司士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等並列其說不可通矣是殷時止有五官無有六官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少皞氏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此少皞時亦五官與殷之五官名異而實同雖司士司事二者不一然白虎通云士者事也則司事卽司士矣傳又云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服虔注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緇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注水名龍名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在黃帝炎帝共工大皞之世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又

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孔疏謂此五官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之時亦五官也夫上自大皞諸帝下至于殷皆五官則唐虞與夏不當有異竊意唐虞五官以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稷爲土官何以知之呂荆云伯夷降典折民惟荆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荆之中以教祗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也棄后稷也皋陶士也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言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舜之命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卽周之宗伯宗伯爲春官又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昭注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

木之性爲仁禮以仁爲本

故禮官屬木

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於行爲火又楚語云顓頊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

鄭康成韋昭皆謂火當爲北然重爲南正亦爲木正黎爲北正亦爲火正此言重爲南正

黎爲火正互文也

韋昭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

士卽周之司寇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以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卿爲朝廷大臣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而不尙兵以士兼攝之也舜言苗頑弗卽功禹言皋陶方始象刑惟明則知舜之所以服有苗者但動之以禮教輔之以刑威而無事乎征伐也書傳多謂禹征有苗不可信此所以不立司馬與少皞夏殷異也夏之五官不與殷同啟大戰於甘則必有司馬矣論語舜有臣五人卽此五人是說者數伯益而不及伯夷失之矣典樂爲秩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山澤之所出資

民食用與平地之植穀同也共工爲司空之佐司空平水土必

有藉乎工工之營造多在於冬也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於五

官合之爲九官以法九星

見逸周書

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君增以

司馬列爲六則經文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氏以五

雉爲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

經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

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

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其說無據

稷降播種爲地事何

以爲天官此其說皆非也古之天官皆治天事少皞氏有鳳鳥

氏爲庥正立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

此治天事之官其官亦有五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

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之六官也古者天與民近

故帝王皆以天事爲重而多設官以掌之猶殷人尙鬼建官先

六大所掌皆鬼神之事也義和司天唐虞所重其官亦當爲卿仲叔四人此二卿不在五官之列天事與人事別也至於統百

官者爲百揆主諸侯者爲四岳此二官最尊當爲公公羊傳謂天子三公

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百揆四岳卽三公也但周有東西二伯而唐虞四岳止一人鄭君謂義和仲叔四人分掌四岳爲四伯其說本尙

爲異耳書大傳不知四岳爲神農之後義和爲重黎之後不可混而爲

一全謝山辨義和爲司天之官不可兼掌四岳且舜飭二十二

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此蔡氏說甚確鄭注及僞孔傳皆非是四岳止一人若有

四人則不止二十有二矣故知四岳別爲一官爲三公之任也

百揆爲宰相之職爵爲公本不兼五官之事但堯時舜宅百揆

百揆在五官之外及舜卽位禹宅百揆百揆在五官之中以水

土初平司空之職猶重在廷諸臣未得其人故仍使禹兼之也

本蔡傳

鄭君謂司空非常官禹宅百揆遂廢司空不知司空爲水

官歷代有之何可廢也則禹以百揆兼司空明矣然百揆雖暫

兼司空而四官仍不得與百揆並列則與周之六官異矣甘誓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鄭謂卽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軍將皆

命卿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

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得屬

於司馬又六軍並行則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之

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爵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

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官侯厥政孔晁注五官舉大

官言之此五官之證楚語云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

五官又一證也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故天子五官諸侯則降

爲三立政言文王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此在殷時是殷諸侯

三卿與周同也大戴禮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亦謂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孔疏以五官爲五大夫非也國政掌於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蓋諸侯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爲大夫而得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爲五官諸侯五官可知天子亦五官矣此又五官之一證也又按董子五官之說以司農爲水官司馬爲火官司營爲土官司徒爲金官司寇爲水官於義未安不足取證夫唐虞有百揆殷有卿士周有冢宰皆宰相之職但唐虞夏殷以宰相統五官周則以宰相與五官並列爲六若去冢宰則亦五官而已此其監二代而損益之者也然宰相與五官並列不見其特尊未及古制之盡善後世設宰相以統百官合乎古制而六部尙書又沿周制而變其名殆失之矣

學制考

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又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陳祥道謂周天子立四學辟雍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爲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之左右大學亦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

者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并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之制是小學大學皆五也鶚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四郊之學也孔疏引皇氏云作四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周四郊虞庠西爲四之譌明矣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爲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故

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

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爲殷制也

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也若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亦具下文故知非周也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學小藝焉

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

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夫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

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大學也然則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賤之制也蒙養之功全在幼時至十三則遲矣十五則尤遲矣大傳之言殊謬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四

郊之小學乎小學必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云

家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卽小學稱爲塾而不稱爲學王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鄭注云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案王制所言皆周制鄭以爲殷制殊爲曲說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上文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爲辟雍韓詩說天子立明堂於辟雍之中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大學與明堂同處明堂在南郊三里詳明堂考故曰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

稱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性云於郊故謂之郊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象大微在紫微之南詳明堂考則四代大學皆必在南郊矣諸侯雖無明堂大學亦當在南郊以向南爲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大學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證相合也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散軍而郊射射必在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日至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卽東膠所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也天子視學在辟雍之中而

養老則在東序東序亦大學也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耕藉朝覲皆在南郊明堂則食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祭義謂四學四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皆非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爲阱於國中是也郊有關闕有門如城門然故城內謂國中郊內亦謂國中大學在近郊三里居郭門之內去國城甚近其外乃爲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乎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

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正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詳五官考明堂有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以法三才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天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諸侯有東序矣有東序則必有西序併其中類宮爲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有辟雍東序瞽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學干戈羽籥皆於東序禮三瞽宗書在上庠則上庠當與東序瞽宗同在一處不得在四郊而別爲小學且上庠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凡位以北爲上南爲下也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在四郊則所謂書在上庠者何所指邪董子謂五帝之大學曰成均而三王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

矣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在辟

雍

見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樂德樂語樂

舞必於成均

教之以樂則陶鎔氣質各得其平而德無不成故其學名爲成均

成均之尊亦可

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亦統五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

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

大司樂樂官之

長卽教官之長所教必不止一南學故知是五學通稱

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

爲明堂亦猶是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不可泥

大司樂之文遂謂成均卽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並建四

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

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而亦有誤明堂

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頤宮

周學也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項氏蓋據此文不知魯雖僭立

四代之學實與天子不同魯無明堂而爲頤宮頤之爲言半也

故缺南面一學天子大學在明堂中明堂外水圉如璧有四門

則四面皆宜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賈子新

書灼然可據

並詳明堂考

祭義謂天子設四學蓋舉四面之學而略

正中大學猶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也

詳天子四廟辨

下云當入學

而大子齒其意可見矣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

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

言四學非謂天子止四學也易大初篇云天子且入東學晝入

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亦以天子自居辟雍之中而隨時入

乎四學耳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亦非也上庠東序此

庠序與鄉學名同而實異虞國學有曰庠而周鄉學曰庠夏國

學有曰序而商鄉學曰序然曰上庠曰東序鄉學並無此名項

氏改瞽宗爲商校似欲合鄉學國學爲一名殊不思校爲夏之鄉學非商學也其說頗謬陸佃謂天子五學於一處並建辟雍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鄭錫說其說視亦然諸家爲優但不言在明堂之中猶爲缺略蔡邕盧植穎容高誘皆謂辟雍明堂同在一處與大戴禮韓詩說合蓋明堂東門之外有東序西門之外有瞽宗南門之外有成均北門之外有上庠中有辟雍在明堂之左逸禮有王居明堂禮意王者四時必居明堂數日月令每月居之特於此告朔耳其居明堂時必當徧觀諸學故易大初篇有旦莫晝夜入四學之說若非居明堂安得莫夜入之乎或者不知王居明堂之禮因謂大學在國中其亦未之思耳五學之制不始於周有虞氏有上庠下庠上庠在北下庠在南東西不可言上南北有學則東西亦必有學可知夏后氏有東

序西序殷人有右學左學東西有學則南北亦有學可知其中大學虞曰成均夏殷曰辟雍蓋皆在明堂之中故皆有五學也但虞四學或皆謂之庠夏四學或皆謂之序殷四學或皆謂之學而加上下左右以別之周則兼用異代之名所以爲異耳又周人養庶老不於瞽宗而於四郊謂之虞庠庠取養老爲義其名創於虞故名虞庠以別於辟雍之上庠也此卽鄉學之庠六鄉在四郊內四郊皆有庠爲鄉學之士所居而庶老亦於此養焉非鄉庠之外又有郊學名虞庠也或以虞庠別爲郊學爲秀士貢士所居其說無據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夫曰升之司徒則未有學以居之可知鄭注云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孔疏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

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據此則鄉學卽升之大學並未有由鄉學而升之郊學由郊學而升之大學者也諸侯貢士亦在大學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辟雍也詳明尚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堂考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則所舉不多大學足以容之矣何必又設四郊之學乎且學必有師鄉遂之學以鄉大夫州長等爲師大學以大司樂樂師等爲師四郊之學以何人爲師乎若謂大司徒爲師四學各居一方以一人而兼教之必不及矣況司徒掌天下之教典以及九州土地之宜人民之數其任最大豈得爲學士之師乎然則鄉學國學之外別無郊學明矣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詳廟在中門內說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由大門內

入學必由闔門故保氏使其屬守王闔正以大門之內凡民皆可至故守之勿使人盡入學也師氏又以媼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虎門卽路門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居王宮正東諸侯不於正東者避天子也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小學爲王子所居而師氏保氏言教國子者卿大夫士之子固各在其家塾卿大夫士家塾亦當在大門內之左而其適子之俊秀者亦得入王宮小學所謂國之貴游子弟學焉者也師氏保氏爲大子之師保故其位爲大夫大師大保爲天子之師保故其位爲三公大子事師於小學天子事師於大學尊卑判然鄭注以師氏保氏卽大師大保誤矣至於鄉遂之學以閭里之塾爲小學二十五家爲里共一巷巷首有閭閭之內有塾所謂家有塾也尚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退老歸其鄉

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據此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也黨有庠州有序鄉有校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皆鄉學中之大學也通而言之皆曰庠王制云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此鄉校稱庠也鄉飲酒禮州長黨正皆行之而記言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此州序亦稱庠也孟子所謂周曰庠也周之鄉學本皆曰庠而欲備三代之名故鄉又名校而州又名序夏尊於殷殷尊於周故鄉取夏而州取殷黨則從當代之名也周之國學本皆曰學而學備歷代之名故有東序瞽宗等號四面以南向爲尊故取五帝之學名次北爲虞次東爲夏次西爲殷而以當代之學居中爲主其義亦猶是也

井田考

王者之政莫大乎井田而先儒考之不致其精詳其說之誤十有三一曰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班固因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餘畝二十畝爲廬舍趙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邑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爲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詩甫田班志之誤然惟上有二說卻未駁及九一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是鄭

謂公田百畝非八十畝也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詳邑考一曰公邑不制井田與采地異鄭康成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鄭謂公邑不制井田也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周官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司馬法云夫三爲屋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注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一曰畿內用貢法無公田夫助法善於貢王畿爲首善之區豈

有令邦國行助法而畿內乃用貢法乎鄭注匠人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誤更甚矣竊謂天子諸侯賦稅之法不當有異王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邦國亦宜然必無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之理也鄭又謂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果爾周之畿內賦法不謂之徹也豈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專爲侯國言之乎周之畿內徹田爲糧自公劉時已然矣豈至成周時反不名徹乎鄭據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文故謂畿內賦有輕重不知此三句是莽歆增纂非周官本文也什一之法通乎天下斷無過於什一之理江慎修據國語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爲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近遠郊甸稍縣都賦法不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力

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不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爲什一助爲九一九一稍重於什一又車乘馬牛芻茭皆征於都鄙而鄉遂無之蓋力役與師旅皆出於鄉遂詳千乘之國出車考而都鄙不征有大役大軍乃征於都鄙然亦罕矣先王砥遠邇之法蓋如此安有什一之法僅行於近郊而自遠郊以外皆重於什一且至什二乎夫什一者堯舜之道也孟子云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曾謂周公有此賦法乎且都鄙用助有公田若甸稍縣都有什二之法是都鄙亦用貢矣亦與諸經不合然則近郊什一三甸爲莽歆所篡無疑也鄭氏據此因謂周畿內用貢法稅有輕重江氏亦因此而疑周無公田其亦誤矣一日邱甸縣都皆以三分之一有奇治溝洫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

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稅斂之事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四千九百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鄭氏據考工記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欲合三者爲一故作此解也不知三者必不可合邑邱甸縣都皆以四計通成終同皆以十計本自不同考工記但言成與同而無通與終則又異矣蓋井邑邱甸縣都居民之法詳邑考而粟米布縷之賦稅以是計焉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經畫五溝之法所以正經界除水害者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是備澇非備旱也於是乎在焉朱子注論語以溝洫爲備旱澇非也詳溝洫考

通與終無關於溝洫故略而不言也三法之異如此安可合於一乎一成百井之地以三十六井治洫約去三分之一不出稅積至一同萬井以五千九百四井治洫與澮皆不出稅是百里之國出稅者不及一半何以足用乎溝洫一成不易治之者不過濬之耳百井之地何用二百八十八家治溝洫乎鄭說殊繆戴東原考工記圖從之誤矣一日出賦之法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山賦六千四百井以其言推之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此亦欲合小司徒司馬法爲一故爲此說也又本於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小變之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邱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漢志乃約去三分

之一有奇小變於王制之說

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未盡

可據王者頒祿必均天下山川不同若并山川而封爲百里七十里等國祿不均矣儻境內山川甚多何可以爲國乎蓋所謂百里之國以井計之積有萬井則百里之國山陵林麓川澤等皆不在內又何三分去一之有然則漢志之誤亦明矣江慎修知鄭氏之誤而不知漢志之誤亦未之思耳一日周以公田分之九夫而取其所獲之什一萬充宗云周之徹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徹之爲義取於上下相遵且通乎夏殷之法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此說似是而非彼所據者小司徒九夫爲井也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夫以地言也考工記云市朝一夫其證也甫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周有公田其爲八家同井之制甚明

孟子引此詩以爲雖周亦助是周用殷之助法也夏亦兼貢助其貢亦隨年之豐凶而取其什一故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龍子所謂貢法之不善乃後世之流弊非禹時有如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預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田百畝入家同治之此注亦沿漢志之誤公羊傳云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孟子云助者藉也此亦周用助之證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王周公當謹守其良法何以改用貢法乎必不然矣一曰周之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注論語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云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助則八家

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然孟子論耕者之所獲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以力有勤惰故獲有多少如此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安有差等乎且使勤者徒勤惰者幸安於惰何以勸乎萬充宗會之辨必不然矣周之徹法本與助法同特以鄉遂兼用貢法而名爲徹耳非以合作均收而名徹也一曰周之徹法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詩甫田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

乎一日授田之制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不同大司徒云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注云不易之地歲種

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則授

以下孟子定以爲一夫百畝馬貴與以爲三說不同不知其無

不同也授田之法先視其口之多寡口多者授以上地卽不易

之地也家百畝口不多不寡授以中地卽一易之地也家二百

畝口寡者授以下地卽再易之地也家三百畝是大司徒小司

徒二說本自合也孟子言一夫百畝則周官不易之地舉其上

者言之耳非謂皆定以百畝也左傳言井衍沃牧隰皋鄭康成

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周官合蓋田有肥磽

授之地多寡王政所以爲公也孟子之意皆不異於周官也馬

氏以爲不同誤矣一日餘夫年十六授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

受田百畝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趙岐注云一家一人受田其

餘老少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老少安能治田此說甚謬不

足辨朱子集注引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

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

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毛西河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子弟言

不知子弟皆不爲餘夫也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

弟合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詩所謂侯亞

侯旅是也年十六尙未弱冠何能耕治二十五畝乎三十有室

無父母之養子弟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授百畝賈公彥周

官疏謂餘夫三十有室受田百畝程子從之誤矣竊謂子弟必

三十有室乃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俟其丁眾成家方授以百

畝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卽餘夫也餘夫可爲卒以田獵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一曰餘夫受田同於正夫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注云餘夫亦如受一廛所以饒遠賈疏云遂人餘夫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不與正夫同鄭漁仲云餘夫二十五畝是商制周則受百畝按聖王之治天下遠近一體無饒遠之理六遂上地有萊者以其地在野多閒曠之地中有萊田故以萊田給之此恐地荒不治非饒遠也鄭注以爲饒遠誤矣至於餘夫又何有饒遠之義

鄭說殊不可通遂人之餘夫卽孟子之餘夫賈疏別而言之非也孟子所言井田止是周制漁仲以爲商制其謬更甚總之餘夫止有一妻與正夫一家七八口迥異百畝可食七八人餘夫十五畝先王制度自不苟也受田必無與正夫同者趙岐注孟子云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得之蓋餘夫上地田二十五畝萊一十二畝半中地萊亦二十五畝下地萊五十畝田皆二十五畝也一曰餘夫在遂地之中出耕公邑鄭氏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出耕公邑賈疏云六鄉以九等受地鄭注云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土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按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夫賈疏曾辨之安得謂餘

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於遂地也遂地自有田可授餘夫必不出耕公邑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近人或謂餘夫之田卽以公田給之然公田爲八家所同治安得以授餘夫況一井八家或有七八餘夫而公田止百畝何以給之乎卽三四餘夫公田盡以給之正夫可以不治公田乎其說亦甚謬矣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處皆有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之每夫百畝不必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

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爲然觀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餘夫之田與萊田錯於井田之間是知井田之制不必畫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廣野可作數井數十井或百井則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險阻之地或止有九百畝但爲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畝其田不能成方則但以方田之法計之以九百畝爲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皆不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溝洫亦隨地爲之不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此遂人文詳溝考孟子告畢戰潤澤必在君與子者此類之謂也一日三代授田不同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皇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時至稀故授田有多寡熊氏謂

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尙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增多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夫受之周乃每夫一區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按井田有溝涂經界其制一定而不可易若田有增多必改易其溝涂三代聖人豈若是之紛擾乎則謂授田有多寡者非也天地之間生齒日繁豈有夏時民多殷時民少至周而更少之理殷用助法無稅何謂稅七十畝而三十畝不稅乎八家同井孟子有明文此殷之助法也周徹法亦然若殷一井十二夫受之計八百四十畝是餘六十畝矣

若十三夫則又不足矣周亦有助若每夫一區是無公田也萊田必在井田之外未有與田相雜者安有一井之中半爲萊田者乎諸說皆不可通萬充宗謂三代尺度不同夏之五十畝至殷爲七十畝至周爲百畝此說得之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三代尺度不同之證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然則五十七百畝非真有多寡也夫井田爲王政之首務而說者多誤有志經濟者不可不考正之矣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終



